



两位艺术先驱的丹青之交

张天漫

日前,“百年天津中国画高等教育课徒稿与作品展”在天津美术馆揭幕。此次展览的开篇之作是陈衡恪署名的山水画。作为影响京津画坛近百年的重要艺术家,陈衡恪与从天津走向世界的“海河骄子”李叔同,有着一段不为大众熟知的深厚友谊。

陈衡恪,字师曾,出生于文脉深厚的义宁陈氏家族,祖父陈宝箴、父亲陈三立皆是近代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。1902年,陈师曾赴日本留学,广泛修习博物、植物、动物、教育等多门学科,同时接受了西方绘画的写生、水彩与透视技法训练。这种中西兼修的开阔视野,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比陈师曾小4岁的李叔同,同样天资出众,在多个艺术领域开时代之先。1905年至1911年,李叔同远赴日本,入读上野美术学校研习西洋画,同时兼修音乐。在东京求学期间,他与陈师曾一见如故。两人志趣相投,常相聚探讨艺事,从诗词格律到书画技法,再到金石考据,无不契合,很快便结为莫逆之交。即便后来二人先后归国,彼此间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。

1912年4月,上海《太平洋报》创刊,李叔同出任主笔,同时负责文艺副刊和广告,并主编《太平洋画报》。上任后,他便向好友陈师曾约稿。彼时陈师曾正在南通师范学校任教,常到上海向吴昌硕请教金石书画。接到李叔同的盛情邀约,他欣然应允。尽管《太平洋报》因经费拮据,仅维持了半年便停刊,但在此期间,陈师曾陆续为《太平洋报》创作了60余幅漫画作品以及多幅插图。

除此之外,李叔同还邀请陈师曾为苏曼殊的小说《断鸿零雁记》绘制插图。陈师曾别号“朽道人”,苏曼殊则有“浪漫和尚”“怪僧”之称,这两位风格独特的文人联袂创作,时人戏称此为“僧道合作”,传为一时佳话。

《太平洋报》停刊后,李叔同前往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,不久陈师曾也赴北京教育部任职,二人就此分隔两地。但他们始终保持书信往来,在艺术道路上互通心得。1916年,李叔同准备入山坐禅前,偶然见到了自己此前赠予他人的陈师曾画作《荷花》,无限感慨间即席题诗:“一花一叶,孤芳致洁。昏波不染,成就慧业。”这几句诗既是借荷花的高洁勉励自己,亦是对陈师曾艺术品格与造诣的高度赞誉。

纵观陈师曾的艺术生涯,正是李叔同的慧眼识才与盛情邀约,让他的漫画创作得以在《太平洋报》崭露头角,最终奠定了其中国现代漫画开创者的地位。而二人跨越距离、始终惺惺相惜的交谊,也成为近代美术史上一段艺心相照的佳话。



油,转眼就被客人端走。他们忙不迭挑起一筷子吸溜进嘴,脸上顿时溢满了舒坦。

飘着油香的是炸油饼的摊位。老板动作麻利,面团几下就被擀成了脸大的饼,“啪啪”划开两刀,然后掀起面饼的两个角“送”入油锅。面饼在热油里飘摇几下,逐渐鼓胀变金黄。不等老板用铁钩挑出油饼放入筐箩放凉,老板媳妇就已经把泛着油香的油饼交到了食客手里。

集市再往里走,还有卖肉夹馍的、炸灌肠的,赶对了时间,还能碰上卖老北京茶汤的、蘸冰糖葫芦的。

我每次去集市,最喜欢在卖糖炒栗子的摊位前驻足。一个硕大的铁锅里,有半锅酱色的粗砂掺杂着若隐若现的怀柔板栗,壮实的汉子正手持一把小铁锹一下一下地翻炒着栗子。站在火边,不时有“噼啪”的栗子爆裂声传出,也有一阵阵栗子果肉的甘甜味飘散在空中,香气诱人。经过翻炒糖化后的栗子油光闪亮,皮壳呈好看的深棕色。眼见那汉子拿着箬篋把冒着热气的栗子筛进筐箩,我忙不迭地买上半斤装进纸袋,迫不及待地躲到一边先咬开一颗,一股混杂着栗子皮壳的焦香和栗肉的甘甜香气立刻涌满了口腔。

食在集市,就是这么热闹富有烟火气。我逛集市,有时并不真为买什么,就是想去嗅一嗅田埂的泥土味道,听一听高亢悠扬的叫卖声,看一看灶上的袅袅炊烟……就仿佛沐浴了一场春雨,晒了一晌暖暖的秋阳,五谷丰登般充满了沉甸甸的丰收喜悦。

气腾腾地冒着气。她边擀皮儿,边嘱咐着角落里的小男孩要听话,边用筷子挑起一坨肉馅,手揪着包子皮,转圈儿一捏,一个小笼包就“坐”进了笼屉。客人来时,她从蒸笼最上层取下一屉包子,又舀了一碗蛋花汤——汤里浮着紫菜、虾皮、香菜末,还飘着几滴油亮的香油花儿。客人接过来,咬一口热腾腾的包子,再吸溜一口滚烫的蛋花汤,忍不住仰脖哈出几口热气,面香和肉香便一股脑儿滑进了肚里。

那棵枝繁叶茂的桃树下摆着个拉面摊,摊前围着几个等着端面的

食在集市

付振强

人。因怕桃花飘落弄脏食物,摊主早早支起了彩条布凉棚。摊主肩宽体健,沉默寡言。抻面时,他双臂一抱,面团在手里上下翻飞,扬起的面粉飘到半空,弥漫成一片白雾。这场景要是用慢镜头拍下来,活脱脱就是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里的经典片段。我最欣赏他抛面入锅的动作,娴熟潇洒,面条精准落入锅中的空闲位置后,摊主白胖胖的老婆马上用长筷挑弄两下,这一碗面的“交接”便算完成了。锅里同时煮着四五堆面条,哪堆熟了、哪堆还欠火候,都在女主人的心里装着。一旦面条捞进碗,浇汤、放肉、加作料,喜欢重口的再来勺红红的辣

夜老二是谁

由国庆

老天津民间形容一个人命苦、无助、贫寒,往往说:“唉,算了吧,别跟他计较。你看他像‘夜老二’赛的,也挺不容易。”

话中的“夜老二”是何许人?民间传闻,说清帝乾隆有一次路过天津,半夜里忽然有个醉汉拦路,这还了得,侍卫一声断喝就要把醉汉斩了。可乾隆不让,问那人姓甚名谁,为何造次?醉汉说他姓叶,在家行二,无田地无手艺,仅靠媳妇织布卖点儿小钱勉强度日。他因苦闷而酒醉。乾隆听罢说,叶老二也是可怜,就放过他吧。另一个版本传说,乾隆见此人好吃懒做不劳动不养家,反倒成为市井流氓,一怒之下命侍卫斩了叶老二,并下令以后若有效仿者严惩不贷。就这样,叶老二这名字在民间传来传去就成了“夜老二”。



牛博士问道
街什么
戴逸如文并图

哥尔斯密说:“有衔银匙降生的人,同时也有衔木柄勺降生的人。”

牛博士说:“没错。还有衔着驴粪蛋降生的人呐。”

●网络新词语

古文今译

丁士舜

“古文今译”是近来兴起的一股将现代热梗与古文对应起来的创作热潮。比如古文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,对应的现代梗是“我理都不理你”;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”,如今被调侃成“你又懂了”;古人形容箭术高超的“百步穿杨,箭无虚

发”,放到游戏语境里就成了“颗秒”。当古朴的古文撞上接地气的现代热梗,反差感拉满,实在令人捧腹。这看似是一场脑洞大开的趣味改编热潮,实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趣味对话,让古老的文字在当下焕发出别样的活力。

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